

无处安放的婚姻

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

熊辉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无处安放的婚姻

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

熊辉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 / 熊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117-2726-8

I. ①无… II. ①熊… III. 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1390 号

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

出 版 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 巍

责任编辑：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162 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引言：无处安放的婚姻

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历次变迁中，先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被迫接受了不同寻常的生活体验。她们以一生的时间和幸福为代价，换回惨淡而悲痛的记忆，随之销匿于岁月的烟尘中，无人记取更无人追思。

五四时期的女性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期，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新旧文化交替期的婚姻变故，成了她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大部分女性遵循传统之道，在千年不变的婚恋模式中，过上了相夫教子的普通生活；她们或者幸福，或者不幸，但其婚姻却没有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也有部分女性迎着初升的朝阳，在新文化的浪潮中奋力搏击，不仅勇敢地拒绝了传统的婚约，而且还执意追求幸福，成为“力挽狂澜”的新女性。比如石评梅、陆晶清或许广平等，她们艰难地离开故乡，兴奋地走进都市，终于寻得爱情的芳华。

但还有部分女性，她们的命运比起前面两种类型来说，具有被动的不可选择性，因而其命运似乎更为悲惨。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初，她们因为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按照旧式婚姻的流程步入了结婚殿堂，不想却深陷泥沼之中，无法自拔，也无法获得救助。只因为在新文化语境中，她们的“丈夫”西出洋关，或东渡日本，从此走上了彼此不同的生活道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时间与空间阻隔了交

流，产生了距离，于是感情生疏冷淡，婚姻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丈夫”在新思想的开导下，懂得追求自身的幸福，懂得欣赏和品味风花雪月的味道，于是舍下旧人，追随新人而去。

也许婚姻之初，在旁人眼中，她们嫁得有前途的好郎君，对方知书达理，何患家庭的幸福与美满？冷暖自知，她们自踏入夫家始，厄运便缠上了身，痛苦就推开了心灵的门扉。她们与“丈夫”之间，永远都是两条不相交汇的并行线，所有试图修好婚姻的努力都是枉然。风萧萧兮，长夜漫漫，韶华时光转瞬即逝。这些女性在无望的等待中，憔悴了容颜，在四季的轮回中，青丝变成了白发，但孤独的婚姻与绝望的心情从来不曾改变。

这部分女性的婚姻虽都以不幸收场，但却流露出些许差异。比如郭沫若之妻张琼华，她几乎是传统婚姻的典型祭奠者，一生与郭沫若相处时间不足百日，但却守着夫妻的名分，熬到油尽灯灭。期间，她经受的孤独和寂寞，她悟得的生命和情感之道，无人分享，无人聆听。张琼华凄然地离开了世界，她空壳的婚姻总算有个了断。

鲁迅之妻朱安则是另一类传统婚姻的牺牲者，她从南到北追随鲁迅，与“丈夫”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年，却依然过着无限孤独的生活。与张琼华相比，朱安的婚姻似乎有所改善，至少她可以与鲁迅一起生活数十载，而不是数十天。但其实二人的婚姻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许张琼华的情感世界还略胜于朱安，因为朱安与鲁迅平时根本没有交流，相见却不能相知，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而张琼华虽不能和郭沫若长期相见，但她在相思中会让婚姻呈现出温润的色彩，尽管只是海市蜃楼，却比婚姻一片死灰的朱安多了几许念想，正所谓相见不如怀念。1926年4月，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既然朱安没有在沉默中爆发，



那她的婚姻只剩下死亡之路了。

徐志摩之妻张幼仪是新旧女性的过渡者，她代表传统婚姻的失败者形象，但同时却又是在不幸婚姻中奋力崛起的代表。张幼仪受命于兄长，与徐家少爷结婚，婚后育子夫家，新婚夫妇的日子平淡而真实。不想徐志摩远走美国和英伦之后，情趣发生变化，张幼仪千里迢迢奔赴欧洲，最终却等来了一纸离婚协议书。从此，她滞留德国学习新知，后成为民国知名女性实业家，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启航。多年以后，张幼仪重新拾得爱情，从容而幸福地走完了余生。她曾携第二任丈夫游历欧洲，去到了当年居住的伦敦郊区沙士顿，但物是人非，时空转换，恍若隔世，她与徐志摩的婚姻化作碧水长天外的一朵游云。

胡适之妻江冬秀应该算是传统婚姻的代表，只是她嫁给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其婚姻才增添了几许新气象。与大多数传统婚姻一样，胡适与江冬秀之间也是承父母之命，然后二人波澜不惊地走完了婚姻的历程。但有所不同的是，江冬秀面对的不是一个传统男性，而是新文学大家和留美博士胡适。小脚如何与西服协调搭配？江冬秀曾面临被胡适“休掉”的危险，但她最终镇住了大博士，保住了自己的婚姻。或许这才是江冬秀的过人之处，她没有在旧婚姻中倒下，即便与新派人物“竞技”，也不占下风，而是实际婚姻的掌控者。

如此种种，当能代表民国新文化人物旧式婚姻中的女性，但却不能反映她们命运的全部灰暗与悲哀。曾几何时，我们在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中，捕捉到高傲的气节，或者对社会现实无情的鞭挞；也捕捉到他们款款的深情，或者对尘世不堪的眷念。在岁月的风墙之外，我们今天谈论最多的，无非是他们在历史中最闪亮的瞬间，譬如那

些经典的作品或者创造性的革命志向，又或者是他们浪漫的情怀以及非凡的人生经历等。

然而，人们很少关注生活在新文人身边的小脚女人，她们在传统婚姻的束缚下，没有幸福和自由可言。这群女性是旧道德的信奉者和坚守者，也是新文化的牺牲品。仔细缕析她们的生活，我们或许能够洞开一扇惊世耸人的门扉，里面住着不同寻常的女人，个个身上披着传奇的光芒，述说着无尽的哀怨和情仇。她们所经受的磨难，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惨烈。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那些意欲进入历史的人们，尚且可能被历史唾弃，更何况这是一群弱势的女性，她们就更难摆脱被历史掩埋的命运。边缘人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但边缘人的所见所闻却能道出历史的本相。这群难有家庭地位的女性，她们没有写作的能力，其翻滚的情思也就被无情地压抑在心中，无人理解。

写作此书，并非要刻意挖掘民国文人的野史轶事，并非要制造商业卖点，在文化荒芜的年代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而只是想让人们了解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有那么多女性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牺牲，而她们的牺牲不能被后人视为“无谓”。换句话说，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说明那群在沉默中牺牲的女性，发出她们内心长长的叹息，表达她们在生活的重压下，走过了一段怎样不堪回首的情路历程。挖掘这群女性被遮蔽的内心，以及她们对生活、爱情、婚姻乃至生命的深沉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剖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样是本书的写作旨趣。

事实上，所有的牺牲都值得珍视，所有的沉默都值得品味。民国初年文人旧式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无法获得婚姻的幸福和家庭的温暖，她们看似一群被历史淘汰的悲剧性人物。但实际上，她们却

成就了很多男性作家的事业，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伟大，映衬出新文化和新婚恋的光鲜与可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历史从来不会自己发声，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民国初年，新文人旧式婚姻中的女性，她们的爱恨情仇，孤苦寂寞，以及鲜为人知的生活过往，究竟皈依何处？



目录

引言：无处安放的婚姻 1

张琼华：郭沫若家中“一世的客” 001

第一节 幽兰与百合的幻影 002

第二节 小脚与猩猩的魔相 008

第三节 等待中憔悴的容颜 021

第四节 青丝变白发的相聚 035

第五节 夕阳余晖下的亲情 047

朱安：母亲送给鲁迅的“礼物” 055

第一节 母亲娶回的媳妇 055

第二节 绍兴空房的主人 066

第三节 北迁的追梦人 072

第四节 异乡的留守者 087



张幼仪：徐志摩眼中的“乡下土包子” 099

第一节 缘定江南 099

第二节 英伦婚变 103

第三节 灵魂伴侣 110

第四节 重获新生 128

第五节 京城名媛 135

第六节 徐家媳妇 152

江冬秀：镇住胡适的“河东吼狮” 159

第一节 不断变更的婚期 159

第二节 康奈尔杰出校友 171

第三节 胡适的异国之恋 180

第四节 小脚西服的婚姻 190

第五节 怒吼斩断的情丝 198

第六节 风雨人生同路人 207



张琼华：郭沫若家中“一世的客”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学者以及政治家，郭沫若的情路历程一波三折，充满了诸多曲折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郭沫若一生与三位女性正式结过婚，而且都是在没有与“旧人”解除婚约的情况下，又与“新人”步入了婚姻殿堂。这其中当然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但也与郭沫若不羁的个性或追求自由的心思密不可分。抛开道德与法律层面的评判，单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郭沫若不同寻常的爱情经历，堪比一部精彩的舞台戏剧。曲终人散，当事人纷纷辞世而去，隔着岁月的尘烟和很多未曾抒发出来的恋语，我们意欲打捞郭氏爱情残片的心不禁被深深地触动。

长期以来，人们惯于谈论郭沫若和日本夫人安娜的传奇，也乐于谈论他与于立群在革命年代结下的爱情，但很少提及寡居郭沫若家乡六十八载的第一位夫人张琼华。郭沫若与安娜在日本过着清贫而恩爱的生活，与于立群在事业的征程中患难与共，他们的情感世界都有爱情的滋润，都有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而张琼华却在家乡照顾郭沫若的父母，等待永无归期的夫君，自始至终，从无怨言。因此，张琼华是郭沫若生命中最不幸的女人，是在他辉煌灿烂生活背后最黯然无光的女人，一直以来都处于被人们遗忘的境地。

第一节 幽兰与百合的幻影

张琼华与郭沫若关系的第一个时期，是从媒妁之言到结婚前的几个月时间，大抵是从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张郭二人未曾谋面，郭沫若幻想张琼华是山谷幽兰或旷野百合，寄寓了他对这段婚姻的美好愿望。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期，新传入的思想与中国固有传统形成反差，很多知识青年纷纷抛弃旧有习俗，以勇敢的心去拥抱新知，暴露出社会现实的黑暗和不足。于是，“问题小说”诞生了，该类型的小说对封建家庭的各种症候多有揭示，尤其是对旧有的爱情和婚姻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处于婚姻观念转型期的少男少女们，要么归附传统，在父母的敦促和包办下步入旧式的婚姻生活；要么背离陈规，以决绝的姿态告别固有的婚恋模式，抛开一切去追求自由而幸福的爱情。但在这两类鲜明的人群之外，还徘徊着另外一支队伍，他们接受了新思想，有了追求自由恋爱的冲动，但却执拗不过家中父母的决定，委曲求全地与自己不喜欢的人步入了婚姻殿堂。其结果是欲爱不能，欲罢不能，在矛盾的纠缠中选择了逃亡，最后留下新婚不久的结发之妻独守空房，从此不再同居一室，造成了中国现代最特殊的一批留守

女士。

郭沫若与张琼华的婚姻，应该属于第三类。当初，作为“大龄青年”的郭沫若，个人婚事成了全家担心的问题。在母亲杜氏的操持下，信奉媒妁之言，觅得乐山苏溪张家闺女，于是未经郭沫若同意，便仓促定亲。远在省城成都上学的郭沫若，寒假返乡，借着假期便举行了婚礼。新婚大喜之日，才发现新娘并非山谷幽兰，其相貌让郭沫若大失所望，以至生厌。新婚之夜，郭沫若借故身体不适，避开前来道贺的亲朋，独自一人躺在厢房的床上，没有和张琼华分享洞房花烛的人间圣境。五日之后，郭沫若乘一叶轻舟，经水路去了成都。

再后来，郭沫若借去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念书之名，走出夔门，走出国门，漂流到了东洋大岛。从此，郭沫若与张琼华天各一方，时间、空间和价值观念的距离越来越大，最终演出了有名无实的婚姻大戏。张琼华在故乡的屋檐下，痴望日出日落，守护四季轮回，青丝熬成了白发，可就是没有盼来夫君的归期。

二

张琼华，于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生于四川乐山苏溪镇。

张琼华的出生地古称苏稽，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佛教徒朝拜峨眉山的起点，拥有上千年的历史，素有“龙灯之乡”和“书画之乡”的美称。郭沫若对此地颇有一番考究：“苏溪本是手工业有名的地方，嘉定的大绸出产在这儿。这儿又因为是苏东坡到过的地方，所以才有苏溪的名号。据乡土学者的诂索，苏溪是应该写成‘苏稽’

的”。¹ 关于古镇名称的由来，除郭沫若所说之外，相传有位姓苏名稽的隐士居于此而得名。据考证，苏稽在唐时为苏稽戍，宋时设苏稽镇，清时为“苏稽铺”或“苏稽乡”，其历史可谓久长。

张琼华的家并不在苏溪场，而是在距离场镇不远的张家村，这里几乎全住着姓张的人家。张琼华出生大户人家，每年有两百多担的田租收入，当时算是比较殷实的人家，吃穿自是不用犯愁。而且，从张琼华家中的房子设施，也可看出丰足人家的缩影：她家的房子是老式的四合院，从外入内，须先上几级台阶，才能迈进大门。大门内是很大的四合天井，正房、厢房和厨房等分散在天井四围，庭内种着几颗大的槐树，一到初夏便飘荡着馥郁的香气。

张琼华的父亲张怀深，曾是读书人，中过秀才，家中弥漫着缕缕书香。据郭沫若回忆，张琼华家与普通农家不同，在正房和厢房连接处的耳房里，靠天井的一方有三扇方格窗子，采光效果颇佳，被辟为书房，窗下摆放着一张长方形书桌，左边靠壁处有一个很大的书架，书架上摆放着戏本、小说、三字经一类的读物。他初到张家时，就是靠了书架上古板的昭明《文选》，才得以度过空虚无聊的时日。

张琼华的母亲任氏，是一位传统女性，只会过相夫教子的生活。张家一共有六个子女，张琼华排行老二。但张怀深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后来沉溺于吸食鸦片，导致家道中落，张家不得不过上入不敷出的艰苦生活。

张琼华出生之后，家里自是多了几分欢乐。清末时期，西方文化之风开始吹拂中华大地，但在西南边陲的四川，在四川西北边陲

1 郭沫若：《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香港：三联书店，1978年，第285页。

的嘉定，人们依然过着千古不变的生活。所以，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张琼华的文化教养粗浅有限。好在父亲是个读书人，思想较为开明，张琼华才得以进入私塾学习，识得常用文字，背得常用古训，尤其对《女训》和《列女传》等书籍所言内容，记忆无比深刻。日后在漫长而无望的等待中，幼时所学似乎成为支撑张琼华活下去的唯一精神药剂。

由此可见，张琼华虽不出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但与沙湾郭家也基本算是门当户对。而且单就张琼华本人来说，在乡野农家能有几个女孩子上私塾念书？因此，张琼华绝非普通的农村姑娘，她能入郭家的门，一定是经过了郭家人的一番审视，达到了他们选儿媳的基本标准。否则，作为大户人家，作为在省城念书的郭家少爷，断然不会迎娶张琼华。

三

张琼华与郭沫若虽属包办婚姻，但郭沫若最初的反应并非决然拒绝，他至少是怀着些许美好的期待，默认了与张琼华的婚事。

在张琼华之前，郭沫若曾有过一次婚约。郭沫若十岁的时候，根据乡下人的规矩，早订婚父母早安心，于是他和邻村女孩儿订了婚。可好景不长，1906年，郭沫若上小学时，女孩儿患疾死去，他们的婚约自动解除。年幼的郭沫若，对未过门的媳妇的天折，没有丝毫悲喜情感，他尚幼年，还不识得爱情的愁苦滋味。

相反，性情处在转型变化期的郭沫若，因为女方的离世而感到了自由，内心也隐含着一丝高兴。因为自从上学念书之后，郭沫若从旧小说中习得了风流，从新小说中学到了爱情，从林纾翻译进来

的外国小说中懂得了浪漫，他希望有一天能邂逅一位白雪公主。因此，他总是拒绝外人的提亲，以至于到后来，都没有人再到郭家说媒了。

期间，沙湾场上同街的一户陈姓人家，意欲将家中女儿许配给郭沫若。这陈家靠着煮酒和开药店，赚了不少钱，算是“土豪”级的家庭。陈家有两个儿子与郭沫若自高小时便是同学，后来还一起上过中学，因为当时高小毕业相当于秀才，陈家一下子出了两个秀才，便开始自称是书香之家。1910年春天，郭沫若考上了成都高等学堂的附属学校，成为成都分设中学的一名学生。暑假回家的时候，母亲向他提起了陈家的打算，但母子二人都觉得这门婚事不妥当。不仅是因为陈父倚重有钱摆架子，而且这陈家的四姑娘长相奇特，郭沫若戏称她患有脑病或前额骨患有蓄脓症，平时总是流着鼻涕，看了让人心生不悦。郭母认为，哪怕儿子一辈子单生，也不会和那样的姑娘成亲。但陈父放下身段亲自找上门来，要将自家姑娘许配给郭沫若，郭家的回绝自然会引起对方的不满，所以此事成为郭陈两家遗恨的起点。

母亲担心郭沫若会成为鳏夫寡人，便托远房的一位叔母做媒，相中了苏溪的张琼华。1911年10月，仍在成都分设中学上学的郭沫若，从在铁路公司工作的堂兄那里，得到了一封家书，方才得知母亲做主为他定了亲事。母亲告诉他，女方与郭家门当户对，做媒的叔母亲自去看了张家姑娘，说她人品好，在读书，没裹脚，是个很合意的人选。而且，叔母还说此姑娘进了郭家的门，绝不会弱于任何一个姑嫂，也不会让郭沫若感到不般配。如此母亲，如此叔母，如此言辞，郭沫若只能默默地服从了长辈的安排。

读罢家书，郭沫若既无绝望，又无失望；既无称心，也无失意。他相信叔母，相信母亲，同时也幻想张家姑娘就是深谷中的一株幽兰，



是旷野里的一枝百合。如果张家姑娘真是结婚的理想人选，那他此生便可步入幸福的花园。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郭沫若也不是个独身主义者，结婚对他来说是迟早的事，必须经历，又何必拖沓推诿呢。

四

张琼华与郭沫若的婚姻，并非从开始就注定了凄惨的结局，最初还有焕发生机的种种迹象。

张琼华作为传统女性，婚嫁之事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但她相信，父母不会把女儿推向火坑，他们认定的人家，一定可以托付终身。况且，对旧式女性来说，不管选择了什么样的人家，只要订婚，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是她们骨子里的信条。对于妇人之道，张琼华不可不知，也不可不从。因此，张琼华在未过门之前，就抱定了跟随郭沫若一生的信念。

郭沫若作为新知青年，认为娶亲是必然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郭沫若曾天真地想象：既然张琼华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那婚后可以把她接到成都去读书，去学习新文化知识。即便现在他俩还不够熟悉，但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爱情就会敲响各自的门扉。所以，郭沫若在当时是赞成和张琼华结婚的。

也许，张琼华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她和郭沫若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二人还来不及培养感情，就劳燕分飞，太多的阻隔横亘在他们之间，拉大了两人的距离，以至于永远无法弥合。

张琼华恪守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念，决心跟定郭沫若；郭沫若抱着改造张琼华的期待，带着满满培养感情的希望，决定跟张琼华结婚。